

# 北京鋼院

1957.10.11 日出版

第120期

本期共4版

北京鋼鐵工業學院院刊編輯室編



開學前，我院有2100名教職工和同學到五道口和塔院鄉幫助農民秋收。

## 中共北京鋼鐵學院委員會關於在全院 師生員工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決定

(一)

我院广大师生员工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是和全国人民一道，在我党彻底完成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初步的胜利，但是这个革命还没有完成。为了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完成这一伟大的革命任务，党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在今后一年内暂时改变政治理论课程的学习，在全体师生员工中普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原因是：

第一、几年来党委执行中央关于高等学校社会主义教育的方针和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結果，我院的师生员工中除了极少数处心积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外，大多数在政治上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他们基本上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其中的少数已经形成一个转入工人阶级立场的左派，这种政治上的进步，保证了学院几年来在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上的成績。然而由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和平改造中进行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比較多数的知识分子（包括部份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内）在思想上还没有树立坚定的工人阶级思想去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在政治上还没有站稳工人阶级立场，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处在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間的中間状态。这种思想状态，在这次整风和反右派的斗争中很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他们对右派分子借帮党整风为名，夸大缺点，歪曲事实，恶毒的誣蔑和丑化党，向党进行疯狂的进攻，迷失了方向；不能認清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質，分不清大是大非，在思想上不同程度的和右派分子起了共鳴，盲目附和右派分子的言論，支持右派分子的叫囂。有些人虽然不同意右派分子的某些言行，但也不敢进行坚决的斗争；有的甚至錯誤的認为形势似乎就要变了，而自感惶惑，表现得消极悲觀。因此在反右派斗争之初，有的沉默觀望；有的由于思想感情与右派有千絲万縷的联系，在斗争中表现得消极；还有的由于自己認識不清，发表了一些不正确的言論而有所顧慮。他們

直到校内外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鬼計被揭露之后，才有不同程度轉变而参与斗争。这一方面証明大多数的群众毕竟还没有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某些部份有所留恋，对于社会主义还不是那么习惯，他们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和劳动人民还有不少的距离，經過了反右派斗争，很多同志已经自觉到知识分子的兩面性，必須要通过社会主义的教育，坚定工人阶级立场，繼續改造思想，逐步建立共产主义世界觀，爭取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服务。

第二、资产阶级右派是确实痛恨社会主义的，他们不甘心自己反动統治的失敗。他们对工人农民的解放不服气，对共产党的领导不服气。他们乘党整风的时机，向共产党发起了大举进攻。他们攻击社会主义的各种制度和政策，特别是攻击无产阶级專政和党的领导，我院右派分子公开的反对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地位，並且要党下台。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証明：他们同劳动人民的矛盾不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是敌我之間的、不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为着巩固經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必須对敌視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进行坚决彻底的政治斗争，直至他们投降为止。如果这一仗不打赢，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因此，必須通过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以摆事实、說道理，群众性大辯論的方法，把右派分子的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謬論一一地駁倒。使右派和中間派都受到教育。对左派說来，要使他们斗争中提高觉悟和受到鍛鍊。对于中間派說来，是帮助他们革掉动摇性，站稳工人阶级立场，使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圍。对于右派說来，則是使他们的丑恶面貌和反动本質在群众中更加暴露，並使他们的政治思想观点在群众中完全孤立起来。

第三、在大鳴大放和反右

派斗争中，証明鋼院党的大多数党员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能够领导群众坚决地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捍卫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但也暴露出一部分党员立场不穩，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甚至有极少数党员蜕化堕落成为右派分子。除对少数变质分子必須把他们开除出党外，对部分立场不穩和具有某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党员，一律采取改造教育的方针，使他们通过社会主义教育的机会，改正錯誤，接受教訓，增强党性，提高政治水平和阶级觉悟，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坚定不移地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觀。

(二)

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过程，应以毛澤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傳會議上的講話为指导思想，並参考一些其他有关文件。時間暫定为一年，分为三个阶段。在整个进行过程中主要采用大辯論的方式，並和閱讀文件，听报告相結合。

第一阶段，是动员阶段。由党委書記高芸生同志作动员报告，各單位进行討論。

### 我院举行茶会欢送軍事教研組教員

十月七日晚上，我院行政和工会联合举行欢送軍事教研組全体教員的茶話会。院長、各系主任、各行政單位的負責同志及十三位同学代表参加了茶会。到会的同志在发言中，一致認为軍事教研組的同志們到院任教的兩年來，在教学工作上認認真真的。他們那种善

这一阶段的基本要求，除使群众通过总结反右派斗争的收获和經驗，进一步認識到反右派斗争的性質、意义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外，着重解除顧慮，使大家能够暢所欲言，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見，为第二阶段的大辯論打下基础。这一阶段，大約可用三——四週時間。

第二阶段，是大辯論阶段。开始前应組織全体师生员工，深入学习毛澤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着重第一部分）。

（下轉第二版）

于走群众路綫，积极改进工作的教学态度和方法是值得大家学习的。今天，他們要和我們分別了，大家感到依依不捨；希望他們在到达新的工作崗位后能經常与我院加强联系。

在茶会上有短小的文娛活动，最后茶会在“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中結束。

### 接受群众意見

## 總務部門從多方面積極改進工作

### 炊事員鑽研烹調技術 伙食質量提高

通过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我院广大师生员工的思想觉悟和工作热情普遍提高和增漲；各單位在积极改进工作，一个整改的高漲即將在我院形成。目前各單位已着手改进的工作很多。总务处已改进工作22項，如合理的調整分配房屋，校医室、托兒所以及伙食等等改进工作，这些工作的改进都受到群众的欢迎。

房屋分配問題是群众在鳴放期間意見最多的問題之一。这次党委成立了房屋檢查小組，对过去分配房屋不合理的現象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檢查和調整。檢查結果，共收回某些工作部門多佔用的公用房屋，解决了圖書館閱覽室、办公室，中心化驗室倉庫；以及理化專業實驗室以及其他單位急需用房的問題。在家庭宿舍的分配方面，已修訂了房屋分配管理制度，明确規定了住房的标准和收費的办法，分別情况做到合理分配住房，解决过去房屋分配的不合理的現象。

在校医室和托兒所的改进工作上，主要是明确工作职责，改进工作制度，与加强工作人員的責任感問題。根据群众的意見現在校医室已延長每天門診時間到十小时；实行了晝夜24小时值班的制度。其次对于教職員工看病的时间也都做了适当的安排。这样就保証病人都能及时地去进行诊断和治疗。

关于改进伙食工作的問題是一个老問題。同学反映：伙食工作过去缺点很多。如質量低，口味單調，炊事員态度生硬等等。但是这些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次总务处和伙食科下了很大力量，近一个多月來，會召集了多次會議，研究改进伙食工作的問題。

另外伙食科还成立了技术研究小組，每週召开一次討論會議；根据群众所提出的意見，討論改进伙食的营养、質量、卫生等工作，並研究下週的食譜。技术小組的組長武名功为了使飯菜能适合广大同学的胃口，特到

新华書店尋購了一些有关如何制作南北菜的書籍。每当工作之余，他便和他的七名組員一起鑽研如何提高制作菜餚的技术問題。

据学生会生活部的反映：现在伙食質量已比上学期有了显著的提高。他說：过去同学把馒头叫做“变相馒头”吃起来真不舒服，现在同学已能吃到可口的馒头、花卷和飯菜了。

在改进工作中，总务处还在学校各个角落設立了五个意見箱进一步的征求广大群众的意見。自从八月廿一号以来，各个改进工作的小組和單位共举行了卅几次大小會議，分析、研究、討論了群众所提出的意見和工作上的問題。在一次总务部門党团支部大会上，总務長王慕林就总务部門的整改問題向全处党团员作了明确的交代和佈置；他要求大家一定要彻底清除资产阶级的残余思想；一定要下最大的决心把工作改好。目前总务处的改进工作仍在深入进行。

共青團員們！帶頭狠狠改造思想

團委會

我院第四次團員代表大會...

大會向我院全體團員發出號召...

整風運動、大鳴大放時，充分暴露了知識青年思想上的二面性...

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是思想上又有許多和社會主義不相容的東西...

在過這一關的時候，發生了一個問題：是把自己思想貼上封條混過去呢？還是攤開思想、澄清思想而過關呢？...

有人怕暴露思想，怕受到批評，於是說“禍從口出”！而我們說問題不在於口上，而是在思想上...

黨指示青年團的根本任務就是團員。這次團代會集中了我院全體團員意志，規定每個團員同志都必需積極參加這次社會主義教育...

(上接第一版)

中共北京鋼鐵學院委員會關於在全院師生員工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決定

徹底領會其精神實質，掌握思想武器。然後圍繞本院群眾中帶普遍性的問題展開辯論。如：要不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要不要共產黨領導；要不要人民民主專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要不要聯合蘇聯、學習蘇聯；政治和業務的關係等等...

第二階段的根本要求是：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分清敵我，對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

知識分子是要他們接受改造，走社會主義道路，端正群眾的政治方向，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办好鋼院而鬥爭。對共產黨的基本隊伍，則是整頓作風，克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問題...

第三個階段，是思想總結階段。在這個階段里，首先應拿出較充分的時間，組織大家精細的閱讀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宣傳會議上的講話，使大家深入認識到造成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隊伍的重要意義和知識分子自我改造的必要性...

(三)

社會主義教育，是全民整風、全民大辯論的一個組織部分，是我院一項嚴重的政治任務。這一任務的成敗，決定於黨的領導。因此，全

院各級黨的組織必須把這教育作為今後一年的中心任務之一，認真切實地把它領導起來。

社會主義教育由黨委統一領導，下設社會主義教育辦公室，負責社會主義教育的具體領導工作。社會主義教育辦公室由林楠、仇春霖、杜新、趙新、李輝東、徐文等同志組成，由林楠同志任辦公室主任。各系、各班、各部門，以黨支部分支部為單位，必須切實動員組織本系、本班、本部門所屬全體人員在規定的時間內進行學習...

在社會主義教育的過程中，各級黨的組織必須堅決貫徹擺事實，講道理，反覆爭辯這一群眾路線的自教教育的方法。不斷解除群眾中的顧慮，真正作到暢所欲言。對黨內外廣大群眾的錯誤思想，應本着“團結——批評——團結”方針，用和风細雨的方式，進行說服教育，以求真正在思想解決問題。

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是我院廣大師生員工在反右派鬥爭勝利後的迫切要求。但還有少數人缺乏精神準備，他們對這一學習還存在着某些不正確的認識，有的還有顧慮。因此，各級黨的組織必須抓緊時間，對他們不斷的進行說服教育，使他們自覺的參加這一學習運動，爭取我院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

社會主義教育第一階段具體計劃

一、時間：

社會主義教育定於10月19日開始，19日下午由黨委書記高芸生同志作動員報告。

第一階段辯論時間為四周。具體學習時間安排是：同學一、二年級於每星期五晚及星期六上午；三、四年級於每星期日晚及星期一上午；教師於星期三晚7時至10時，另由各教研組自己再安排5小時學習時間；職工於星期三晚7時至10時及星期四上午工作時間、圖書館、校醫室、托兒所等服務性部門的學習時間，由職工黨支部分另行安排。星期六下午若無報告及黨團、工會組織生活，亦進行社會主義教育。

學習文件和討論的具體時間由各基層單位自己安排。

二、第一階段學習目的：

- (1) 總結反右派鬥爭的收穫和經驗，認清反右派鬥爭的偉大歷史意義和性質；(2) 認清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必要性；(3) 消除顧慮，端正態度，積極參加大辯論。

三、第一階段學習文件：

彭真同志在北京市人代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社論：(1)使鬥爭深入，再深入；(2)反右派鬥爭的一次偉大勝利；(3)為什麼說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動派；(4)這是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

四、第一階段辯論參考問題：

- (1) 為什麼反右派鬥爭是思想戰線和政治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2) 反右派鬥爭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3) 有人說：“整風有三階段：第一是放；第二是收；第三是整(報復)。”這種說法對不對？(4) 共產黨整風請人提意見是“陰謀”，是“放長線，釣大魚”嗎？反右派是“企圖轉移群眾視線，保護黨員過關”嗎？(5) 能說右派分子“大膽提意見的精神可嘉”，是

“好心說了壞話”嗎？

(6) 有人說，我們應該在右派言論中去“砂里淘金”，“尋找合理內核”，我們應該用“最大的善意”而不應該用“最壞的惡意”去看待右派分子的言論。這種觀點對不對？

(7) 為什麼知識分子成了右派向黨進攻首先要爭取的對象？為什麼青年學生長期生活在新社會里，還會受資產階級的影響？

(8) 有人認為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行是由於上了共產黨的當，是由於“禍從口出”，因此得出教訓是“守口如瓶，少說為妙”。這種看法對不對？

(9) 有人說，我平常不說話，不問政治，這一次反右派沒反到我，整團也沒整到我，討了便宜，因此，得出結論：還是不問政治好。這種想法對不對？

(10) 在這次反右派鬥爭中，從你自己切身的經驗來看，有沒有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必要？

(11) 有人說：“這學期功課重，政治學習時間上級已經規定，那只好學；過去已學了一些，不需要準備，但是開會在你，講不講在我。”這種態度對嗎？

各單位可選擇一部分適合本單位群眾思想的問題進行辯論。

五、各單位在辯論前應深入地閱讀文件及右派言論。討論時可先從總結反右派鬥爭的收穫和經驗，辯論有關右派言論開始。在辯論結束後必要時可由教員作小型的問題解答報告。一年級學生由教員先介紹我院鳴放及反右派鬥爭情況和有關右派言論，然後再進行討論。工友在討論前應先進行通俗講解。在討論中必要時可以召開大型(全班、年級)辯論會，也可利用大字報及在校刊上展開辯論。

六、學生各班由政治教師指導，團支部書記與班長組織領導學習；教職工由各工會小組長組織領導學習，各工會小組也可另選學習小組長領導學習。

社會主義教育辦公室 1957.10.10

我院熔爐已出刊二期

為了加強群眾的思想政治教育，對本院廣大師生員工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在學校黨委的領導下，我院創辦了綜合性的鉛印刊物——“熔爐”。

在創刊號上發表了黨委書記高芸生同志的發刊詞，以及哲學家馮定教授和團北京市大學委員會書記李友濱的文章。在文藝作品方面發表了詩人沙鵬和徐迅的長詩。

“熔爐”第二期已於十月十日出版。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同志給“熔爐”寫來了題詞。並刊載了農業部徐一華的“農業合作化的無比優越性”一文，以及詩人阮章竟的遺作。

“熔爐”現正徵求長期訂戶，讀者可到辦公樓308室“熔爐”編輯部訂閱。



# 是“禍从口出”嗎？

## 顧慮與庸人自擾

楊耀東

自六月上旬至今，時間雖只有二、三個月，但在新中國這塊肥沃、遼闊的土地上，事態的變化、進展却是巨大的：一度密集天空的黑壓壓的烏雲，被打亂、吹散了，牛鬼蛇神、魑魅魍魎之類的丑兒，已原形畢露，再無藏身之地了。這是全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反右派鬥爭的勝利而歡呼，為捍衛了自己國家的社會主義前途而歡欣。

毫無疑問，凡屬正直的、懷着一顆赤誠的愛國心參加反右派鬥爭的人，都多多少少、程度不等地有所收穫：政治嗅覺比以前敏銳了，區別香花、毒草，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增強了；比較具體地体会到立場問題的重要性，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艱巨性，以及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忽視政治、單純技術觀點的危害性……等等。然而，却偏偏有少數的這樣一種人：他們雖不是右派分子，但他們却是遠離反右派鬥爭的戰鬥行列，或是以旁觀者的態度來看反右派鬥爭，他們在反右派鬥爭中，緊閉貴嘴，一言不發，顯得“不偏不倚”；有時在背地啟口出言，還勸別人“少說話為佳”，當心“禍从口出”等等。

對於“少說話為佳”當心“禍从口出”等謬論的宣揚者和贊同者，我們應加以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宣揚和贊同“少說話為佳”當心“禍从口出”等謬論的，大致有這樣兩種人：一種是單純業務觀點極為嚴重、覺悟水平低的人；一種是右派分子。對這兩種人，我們應分別對待，雖然他們都說了同樣的話，但在性質上是不同的。對前一種人，我們要誘導他們，幫助他們，對他們講清道理；對後一種人，我們要無情地揭露他們。

單純業務觀點極為嚴重、覺悟水平低的這種人，他們不過問政治、清高，從“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則出發，因而讚賞或同意“少說話為佳”、當心“禍从口出”等謬論，有的甚至真的在行動中以這種謬論作了準則。這是不難理解的。他們的立場搖搖擺擺，平時學馬列主義是應付，裝飾門面。當他們從個人的小天地中，從自己的象牙之塔里看到群眾對右派分子的義正詞嚴的激

烈批判時，他們有些害怕，顧慮重重，擔心將來自己是不是也會受到這種批判。他們的害怕和顧慮是有原因的。原因在於：他們對反右派鬥爭的性質和意義認識不清，混淆了向党提意見和向党進攻這兩者；混淆了右派分子之所以遭到批判是因為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非並因為他們多說了話才受到批判這兩者。其實，向党提意見、幫助黨整風是一回事；向党進攻、反對黨的領導又是另一回事，決不容許把它們混淆。把多說話，看成是受批判的原因。那多說話者大有人在，為什麼他們沒有被批判呢？因此，右派分子的遭到批判，全不在於他們多說了話，而在於他們說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話，干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事。難道事情不是如此明顯嗎？中國共產黨對群眾，向來是竭力提倡暢所欲言，有什麼話說什麼話的。黨一貫倡導並堅決付諸行動的群眾路線，以及毛主席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都極其明顯地証實了這一點。因此，認為今後還是“少說話為佳”，當心“禍从口出”的認識模糊的人，他們的顧慮，實際是庸人自擾。因為，這種顧慮是沒有客觀根據的，只是他們心里疑神疑鬼。有這種顧慮的人，應及早的打消顧慮，不然心情就難以得到舒暢。人的嘴，本來就是為了吃飯和說話用的。既然有嘴為什麼不暢快的說，尽情的說，大膽的說，勇敢的說呢？何況說錯了、認識錯了，也沒有多大關係，經過大家的幫助和自己的努力，認識就會得到提高。這有什麼不好呢？有話悶在心里，不但自己心情不舒暢，認識不容易得到提高，而且遲早總會不自覺地在適當的時機暴露出來，加之，由於悶在心中的思想問題的長期積累，往往一暴露就會是較嚴重的問題。因此，對待自己的思想，也應該象對待其他事物一樣，即不是去掩蓋矛盾，而是去揭露矛盾，進而解決矛盾。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首先自我檢查思想、自我批判，把悶在心中的問題談出來，讓大家分析。不這樣，就難以划清敵我、明辨是非，就容易跟着右派跑，不自覺地在思想上與右派共鳴，成為右派思想的俘虜。

有人說：“關心政治，貼大字報就會犯錯誤；不關心政治倒不會犯錯誤。”這種

論調，是“少說話為佳”等謬論的翻版，也必須加以分析、批判。通過反右派鬥爭，事情就更明顯的擺着了，每一個人在這場鬥爭中，都有自己的立場，政治立場、階級立場。問題只是看你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站在这个或那個政治立場、階級立場上而已。我們新中國的青年是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和保衛者，應該自覺地站在工人階級立場。堅定地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以馬列主義的觀點和思想方法去過問政治、關心政治，就不會犯錯誤或少犯錯誤，起碼是犯了錯誤之後能及時改正。

在反右派鬥爭中，“不關心政治”，不起來反右派，就是對右派的猖狂進攻熟視無睹，就是還沒有與右派在思想上划清界限。既然界限沒有划清，那就有向右的傾向，必須及時警惕，才能一步步地轉向左派這一方面來。但有的人還不認識這一點。他們還有這樣一種天真可笑的想法：挖空心思地

企圖想出“一種既可以不問政治，又可以保證在政治上不犯錯誤的妙法”來。對諸如此類的“思想家”，我願奉勸他：還是停止這十足的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吧！不要枉費心機了，這種“妙法”是不会有；這是在企圖逃避現實，而逃避現實正是唯心主義者的特點。要保證在政治上不犯或少犯錯誤，唯一的辦法就是要自覺地過問政治、關心政治，努力樹立堅定的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思想方法。在今天來說，積極參加反右派鬥爭，嚴肅認真的學習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這一課程，就是一個重要的步驟。

另一種向別人說“今後還是‘少說話為佳’當心，‘禍从口出’”的人，是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口里冒出這番話，我們就應該另眼相看了，因為它在性質上已不是顧慮和庸人自擾的問題。右派分子說這一番話是別有企圖的。當他們的種種反動言行受到群眾的理所當然的批判時，他們就哭哭啼啼、裝出一副“可憐相”，說別人對他的批判過火了，把他們錯當了壞人、右派分子……等等，儼然是一副“有冤無處訴”受了極大“委屈”的樣子。這是右派

分子放的烟幕彈，是他們故意混淆視聽，假裝好人，企圖騙得一部分中間群眾的同情，離間黨群關係，叫群眾今後少說話。這是右派分子在遭到批判後不算少用的卑鄙伎倆。右派分子章乃器說，把他“燒成灰也不反動”。但事實怎樣呢？事實是一挖根就露了他兇惡的反動丑相。右派分子丁玲也表示過，把她算作右派分子，是“冤枉”了她。但事實又怎樣呢？事實證明，她是多年來就潛藏着反黨思想的叛徒。右派分子劉景芳也曾表示過，他“並不反黨反社會主義，只是向党提意見的時候，語句過火了一些。”劉景芳言下之意，當然是別人對他的批判過火了，把他錯當了右派分子。事實證明，劉景芳的這種表示，只是為了替自己打掩護。然而，右派分子劉景芳的反動言行，是決不能因此而有所抵消的；相反的，劉景芳的這種卑鄙手法，却教育了群眾，使群眾更加認清了右派分子的狡猾、陰險。

由此看來，無論是認識模糊的人說“少說話為佳”也好，或是右派分子說也好，都是一種毫無根據的謬論。

## 不是“禍”而是“福”

后 景

“禍从口出”，這的確是一部分人經反右派鬥爭後所得出的一个“教訓”，因而現在表示要“明哲保身，少說為佳”。但這是一個錯誤的“教訓”，我們不應吸取它！相反的，我說這不是“禍”而是“福”，這才是我們應當吸取的寶貴的教訓。

為什麼這樣說呢？道理有三：

首先，右派分子受到群眾的抨擊，決不是由於他們“心直口快”“禍从口出”的原因，也不是我們無故製造出來的，而完全是由於他們站在與人民敵對的立場，向党向社會主義大舉猖狂進攻的結果。右派之所以成為右派，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階級的、社會的和思想的根源的。他們早就仇視黨、仇視社會主義、仇視人民，不過在去年由於我國社會主義革命高潮，他們人數極少，在群眾中是孤立的，他們感到時機未到，因而沒有打起這面反動的旗幟。如今，我們黨開展整風，他們以為大好時機已到，因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真面目便公開無遺地暴露出來了。在這種情況下，才迫使我們不得不起來反擊。因此右派分子說我們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是，“誘敵深入”“放長線釣大魚”的手段，這完全是一種惡毒的污蔑。

第二，我們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是一場偉大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是一場尖銳的階級鬥爭。這個鬥爭的實質是中國走資本主義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它關係着我國歷史發展的方向的問題，關係着我國六萬萬人民生死存亡的問題。右派分子公開叫囂要“殺共產黨”，“要共產黨下台”讓他們上台，恢復資本主義。如果右派分子陰謀得逞，那將使千千萬萬的人頭落地。在這種情況下，難道我們能夠坐視不理，不起來反擊嗎？因此，我們黨發動和領導全國人民舉行全民性的大辯論，採取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來批駁右派分子，徹底打垮他們的猖狂進攻，以保衛黨保衛社會主義，這對我們國家和人民來說不是最大的“福”嗎？怎麼說是“禍”呢？

第三，我們有些同志在鳴放期間，因有右傾思想，發表了一些右派言論，後被組織上和群眾本着團結——批評——團結的精神進行了批評和教育，這好不好呢？我說這也是“福”，而不是“禍”。因為人們的言行，是受其思想支配的，既然你有些錯誤的思想，發表一些錯誤的言論，經過大家的分析批判，幫助你認清了大是大非，提高了政治覺悟，分清了我，站穩了無產階級的立場，從而改過自新，積極投入戰鬥，這對你本人來說也

不是莫大的“福”嗎？事實證明，有不少人開始認識模糊，立場不穩，抱有溫情主義，同意右派言論，而後由於通過反右派鬥爭的實際教育，經過批評才轉變了思想，提高了認識。否則，如果你有錯誤言論放在心里不講，怕受批評怕遭“禍”，別人就不知道你是否有了錯？錯在那里？因而無從進行幫助。而錯誤的思想好象用紙包火一樣，終久是包不住的，如讓它發展下去，問題必更越來越嚴重，到那時候對你來說才真是大“禍”呢！

所以，“禍从口出”論者，如果不是出於對我們黨的政策惡毒攻擊和污蔑，就是由於對我們反右派鬥爭的性質和偉大意義，對我們批評和自我批評有錯誤的認識。而這些歸根到底還是個政治立場問題。人們如果站在黨的立場、人民的立場、社會主義的立場，站在要求進步的立場來看問題，就不得不出“禍从口出”這個“教訓”，相反的應該得出這不是“禍”而是“福”的教訓。

現在，我院反右派鬥爭和整風運動還在繼續，而且社會主義教育即將展開，全院性的大辯論即將掀起，我們每一個正直的愛國的革命的人，都應該站穩立場，打消顧慮，參加大辯論，暢所欲言，使真理越辯越明，把反右派鬥爭進行到徹底勝利。

# 由共青團員蛻化為右派分子的李克斌

余宗森

右派分子李克斌于1949年即参加了青年团，曾担任支部委员工作；但今天，他竟由共青团员蜕化叛变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一事实，对李个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悲剧；对每个知识青年来说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值得警惕的教训。

李的父亲是中学教师，李从小就在北京读书，由小学、中学、大学、直至大学毕业当研究生，过的一直是学习生活。李克斌虽然入团较早，但是，正如他自己在检查里所说的“长时期的把马列主义当作一种知识（象学数学似的），而很少拿来联系思想。”对他来说，马列主义不是改造思想，联系行动的指南，而是装饰自己的教条，表现在行动上，正如许多与他熟悉的人所说的，是一个善于夸夸其谈，光说不做的家伙。

在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中，李克斌并没有象一个共青团员应有的那样：积极的依靠组织，参加到学校的生活和斗争里去，而是象中古的学者们那样，准备在书斋里“皓首穷经”，自限于书房听任自己的思想发霉、腐化。

他渐渐觉得政治是一种乏味的东西，他要一切为了科学；认为“科学有其本身内在的规律，科学家有自己的工作愿望，这种愿望不是用奖金所能换的，甚至也不是单纯政治热情所能理解的。”

此外，狂妄自大的毛病在他身上以可惊的速度增长着。

这种自高自大，脱离政治，内心的自我咀嚼和欣赏的局面能不能维持长久呢？不能，在去年以来的国际修正主义逆流的冲击下，他终于站不住脚根，在尖锐的阶级矛盾中，他可耻的倒向了敌人的一边。

那时，他觉得“近来很多国际大事冲击着我们的生活，使我们一切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无论对事、对人和对自己）了。”

什么是李克斌“更进一步的认识”呢？

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他对斯大林功大于过表示怀疑，他对苏联出兵帮助匈牙利是否恰当表示怀疑，同志们与他进行了讨论，他在会上没有说什么，但是事实上他并没有把大家的意见听进去，因为他看不起同志们，他觉得都是“不分析研究”“不独立思考”。他轻视我们党对苏联十月革命成果的英明估价，轻视千百万匈牙利劳动人民再一次被苏联军队从白色恐怖下拯救出来。他拿着

他“独立思考”后的“认识”在宿舍里宣传：“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者是存在的。”

“苏联没有斯大林情况是好些还是坏些应重新考虑，对斯大林功大于过的估计，我不能同意。”

“匈牙利由于苏联出兵使反革命乘机而起”……

这时，李克斌已经由一个共青团员堕落成为国际资产阶级陈腔滥调的喇叭筒，反动货色的推销员。

在李克斌的眼睛里，过去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团漆黑，错误重重。他觉得：“1934—1952年间廿年暴力和悲惨的事实，使人不能更清醒的注视着一切。”在他看来，只是在廿大以后“理智和分析”才佔了上风，而在这以前，则是“庞大的官僚机构”，“对于权威的崇拜”和“胡说八道的愚民政策”在进行着统治。于是，他便扯掉了披在外面的薄薄的马列主义外衣，叫着：“斯大林这样的社会主义我宁可不要。”，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已与他毫无相容之处了。

在他看来，在我们的社会里很多的领导干部都是“不劳而食”“窃居高位”的骗子和官僚主义者，他们没有什么“创造的愿望，但是对

于享受、地位、荣誉、待遇……却每一点都忘不了。”我们的社会有着庞大的官僚机构、刻板的纪律和等级制度。

整风开始，李克斌叫嚷着要讨论根本问题，在教研组的会议上大放厥词：“斗错刘叔仪是三害的结果”“要求教授治校”……

总之，李克斌在整风期间已经完全不是党的助手而是党的对手，混杂在右派向党进攻的队伍里，扮演了十分可耻的角色。李克斌直到现在还在宣扬他自己的动机是善良的，但是由上面的事实里人们能够看到什么善良的好动机呢？

李克斌的蜕化叛变过程不是偶然的，它再一次证实了党所谆谆告诫我们的一些基本道理有多么可贵！我们的党是在不断的与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而成长壮大起来的，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雄辩的证明了我们是真正马列主义的党，她作为中国人民的灯塔指导着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经验证明了当你在大风浪前徘徊彷徨不知所措的时候，你应该依靠的是党而不是别的。但是李克斌并不如此，在反右派中所揭露出的李克斌的思想，他从来没有向组织

只闻其名，未闻其声，我就嗅到一种腐朽的味道；我想把所有卑鄙、无耻、无赖、……的同义词，从中国的、苏联的、西班牙的、法国的……等各国语言词汇里搜集起来，全部用来形容这个顽固透顶的右派分子吴范军。

在10月6日他又偷偷地在东饭厅的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也许他原先以为这样做会达到他的可耻的目的。但是，他的企图完全破产了，在数日内同学们陆续地贴出了将近一百张大字报，齐声合力的要剷除这株毒草！显然，吴范军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这再一次地使他感到遗憾，呵！不，应该说感到绝望了，他应该去暗地里大哭一场。因为这里没有丝毫的同情，没有任何受到欺骗的支持，只有象子弹、刀剑似的反击。

愤怒的声浪中暗暗地发抖吗？象这种暴风雨般的痛击他能平心静气的睡着早觉吗？无论他怎样失眠，但象这样的“人情世故”他是无法理解的。因为现在，在这样一个光荣的行列里，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应有的地位，——他是一只贼鼠，一只落水狗，人民的敌人。

多么荒谬的叫嚣，竟说我们“侮辱”他？对他进行“人身迫害”。“侵犯他的自由”？但是谁能相信呢？只有

不化的右派分子，我们还要象扫垃圾一样把你扫掉，用烈火把你烧毁。

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看完了所有的大字报，在近百张大字报中只有那末一株发霉的毒草，它象孤独的、绝望的、在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孤帆，它被四周猛烈的浪花冲击着。看了这些正义的谴责真叫人感到舒适、快慰。象这样自觉的以大字报的形式向敌人展开的大围剿，还是我院反右派斗争以来新的喜闻。这不能不令人感到特有的欣喜，我这样轻轻的自语：“党啊！你辛勤教导的孩子们清醒过来了！”当我看到一些新增的反右派力量，我又情不自禁的说：来吧！亲爱的新同学们，让我们和哥哥大姊姊一起，永远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了捍卫党的事业，为了实现我们伟大的理想，我们要向右派分子发起更猛烈的冲击，让我们在伟大的阶级斗争的风浪里锻炼得结实、坚强。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让我们热情的高呼：伟大光荣的共产党万岁！

一株发霉的毒草

索夫

他，或者他的同路人，也许连他自己都会感到这确是愚蠢得可笑：“有什么办法呢？为了欺骗；为了得到别人的怜悯和同情，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是的，这就是他所说的“侮辱”，“迫害”，“侵犯”的全部逻辑。至于说我们“看不顺眼”，这就难说了，试问，难道我们应该面对自己的敌人还喜皮笑脸吗？呵，“顺眼”？我们不“看不顺眼”，而且，我们要警告你！象你这样顽固

人”“人应该象人”等等架空的“没有阶级斗争气味”的东西。以后更进一步不自警惕，就逐渐被国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用各式各样美丽的名词迷惑得使自己的屁股换了地方。

这是不难理解的，难道不是旧的没有经过完全改造的知识分子最喜欢听这些漂亮的名词吗？不就是靠了这一点，我们的敌人才能打了“人道主义”“反对斯大林专制”“社会主义”的幌子来破坏和分化国际工人运动吗？帝国主义霍尔蒂分子才能在“裴多菲”“自由战士”的口号下来欺骗匈牙利青年去参加反革命活动吗？不也就是靠了这一点，右派分子才能迷惑了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拿着“助党整风”的招牌向党进攻吗？

由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从阶级本能上是有着憧憬资产阶级的一面的。祖国的解放没有给李克斌的经济地位带来很大的波动，因而他对旧社会缺乏强烈的憎恨，对新社会缺乏足够的爱，也是很自然的，和死亡的社会和死亡的阶级还有不少阶级上和思想上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不少东西还恋恋不舍，在新社会里，他得到了培养，有了知识，自认为有了向党向人民讨价还价的“本钱”，而国际反共浪潮又一陣陣送来了他所熟悉和喜欢的腐爛的气味，这时，资产阶级的一切对他就更富有吸引力，而无产阶级的一切就显得那么“教条”了。

为了彻底打垮右派，也为了挽救李克斌，组织上曾先后召开了六次批判会对李进行揭露和批判，但是李克斌仍旧避重就轻，欺騙组织，玩弄两面手法。但是人们没有相信他的眼泪和花言巧语，李克斌只有彻底向人民交待和认罪，重新作人，才是唯一出路。

更正

第118期院刊第二版登载余天問：“駁揚端德的十条反动綱領”一文，有以下錯誤，現在更正如下：  
“拒絕产生剝削的可能”应改为“杜絕产生剝削的可能”  
“主張解放反革命分子”应改为“主張釋放反革命分子”  
“他認為苏联傳教条主义之大成”应改为“他認為苏联集教条主义之大成”  
“不提国宣埃政权……”应改为“不提苏維埃政权……”  
“向中苏維佈廢除不平等条約”应改为“向中国宣佈廢除不平等条約”